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15
1 Octo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蒂尔克门先生 (副主席) (土耳其)

一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阁下讲话

一 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雅各布-汗先生 (巴基斯坦)

德尔巴列先生 (智利)

哈利法先生 (巴林)

巴雷先生 (索马里)

达卢斯先生 (佛得角)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139/A

下午3点15分开会。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讲话

主席：今天下午，大会首先听取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被引入大会会议厅。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阁下来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塞雷索·阿雷瓦洛总统：我的危地马拉同胞的言语一向简朴，就让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开始。我是维尼西奥·塞雷索，是危地马拉人民的合法代表，是一个具有所有土著-拉地诺文化特点的政治家和平凡的危地马拉人。

我们比较沉默寡言，但注重观察。这种习惯可追溯到我们印第安的祖先，是与我们千姿百态的山地景色一致的。我们好于幻想，天性含蓄——这是过去遭受苦难和困难的结果。我们是耐心而不知疲倦地工作者，这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的前途具有不可思议的信心。我们能忍受批评，并总是随时准备克服困难。

但是，我们坚定不移，确信能得到最后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历史的信念。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非暴力的途径，扩大政治基础，从而使危地马拉人民能自由选举一个政府，一个人民自己挑选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开始进行认真的努力，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人人都能参与的民主社会。

一开始，我们就以绝对的诚挚和诚实，以完全的客观精神行事。这里开始发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其中一些似乎令人难于理解，另一些则叫人惊讶不已。由于我以我刚才所说的方法行事，有人企图杀害我。类似的企图还有好几起，我必须承认，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不能肯定为什么这些企图一次也没有成功——也许有一些预见，一些幸运和来自上帝的保护。

但是也许最令我惊讶的是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对我们终将取得成功缺乏信心，自然这就产生了另一个后果，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后果使局势变得更为困难——这就是，在我们寻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支持。

这种态度就是如此：当我们设法取得成功时，许多人都感到惊讶。8个月以后，一些人仍然坚持认为所有这些不过是一个闹剧，这场闹剧的实质是我这个政治家与被指控压迫危地马拉人民的那些政治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我理解这种惊讶的感情。那些不熟悉危地马拉人内在力量的人是不能理解我们能干一些什么的。即使在危地马拉国内，仍然还存在小部分名流精英阶层的人，他们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上帝保佑，所有正在发生的事都是真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民主化的真正进程中。四十二年来第一次政治家——一个职业律师和自由主义者——成了总统，他是由于人民的支持，由于一个由城市中产阶级，农场工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政党的支持，在没有传统的私人企业家，军队或美国的支持下，这个政治家成了总统。

当然这是令人惊讶的，看到我们近来的历史则几乎是独特的，尤其由于这条道路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这就更显得独特。这不是一场武装革命，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动员，赋予现在的总统以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

但是，我现在所讲述的这个危地马拉故事中的英雄是谁呢？这个故事中的真正英雄是危地马拉人民，他们知道——他们一直都知道——如何超越那些以其他现实为依据来判断危地马拉的人对他们所抱的期望。

在所有的选择之中，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个社会由于残酷的经济差距而被分割，由于文化和种族的理由而遭到分裂，因战争和对抗政策而分为两派，因选举舞弊和镇压，腐败和精英集团的缺乏效率而遭受压迫——挑选，决定，选择了这个选举进程，非暴力和参与作为决定其命运的手段。与我们这个地区类似的社区形成对比的是，每一个阶层都为这个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单纯的意图的诞生而作

出了贡献。

人民赢得了行使其主权的权利；因循守旧的评论错误地估计了人民的能力和力量，藐视其作出决定的能力，但是，人民不是对一党或一个人，而是对一个民主进程作出了决定，进行表决和给以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当总统选举在危地马拉人之间进行对话作为执政方法时，总统站到了贫穷和中等阶层一边，但他知道，军队和传统的商业界最终能够接受人民的意愿。

执行民主的主要角色应由人民，而不是统治集团来充当，承认这一点是任何对我们局势进行分析的令人惊异而基本的前提。 尽管人们作出各种各样的预测，大量参与选举的仍然是土著居民、平民百姓、农民、工人和中等阶级。 同分析家作出的预测相反，人民是有觉悟的，他们是要求变革的，他们致力于民主，他们暂把怨言放在一边，他们克服死去亲属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命运。

在中等和低收入阶层，参与更为广泛，而在经济情况更为优越的阶层里，不参与和失望更为广泛。 但总的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希望民主：一个为平民百姓和农民，为中等和专业阶层，为富裕和军事阶层的民主，一个我们自己选择的民主，一个我们希望全体人民能够尊重、接受和支持的民主。

我们危地马拉人已经对痛苦厌倦了，我们现在生活在希望之中。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作出了我们应有的牺牲，我们有权继续在宁静、谨慎、最低限度的牺牲和仇恨的道路上前进。 但任务是艰巨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我们发现危地马拉处于一种崩溃状态；所有与饥饿、文盲和失业等领域有关的数字指数都显示负数。 我不愿在此重复数字统计，因为我不想在此强调我们的弊端或再显示出一种集体被虐狂的状况下为我们自己感到悲叹。 我们是知道数字的，这些数字就在我们的档案夹里，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解决什么。 但最为复杂和艰难的任务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丧失一切机构的社会，所有部门都丧失了对各种

进程和机构作为解决争端和作出决策方式的信念。因此，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不得不压抑他们最紧迫的希望，社会所有部门的领导阶层都陷入无政府或腐化状态，都成了机会主义分子。

这种状况可能使危地马拉走向公开战争，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但这还没有发生。我们通过民主参与找到了通往和平的道路。首先，中等和低收入阶层的危地马拉人民排除压抑和导致失望的企图，坚持在困难和持久的道路上寻求民主，并且在扩大作为这一进程开始的政治基地而创立条件方面取得成功，我承认这一点是十分恰当的。我还要承认，各党派政治领导人正确地理解了人民的愿望，反对统治集团的机会主义和由于压抑而造成的绝望态度。我特别要承认，我所属的政党——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充满希望，对最后胜利打开大道。三百多位民主同志为进行民主变革献出了生命，树立了维护信念的榜样。

我承认新一代军队官员，他们于1982年和1983年决心打破现存秩序，为政治进程建立条件作出贡献，避免我们地区其他独裁政府所犯的错误，这些独裁政府以其各自顽固态度把他们的人民引入目前的对峙状况。

天主教会通过选择穷人、和平和民主，帮助维持住了希望；天主教会在其有着重大影响的低收入阶层明智地帮助他们作出选择。

在人们称之为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经济部门中，有些领导者能够唤起对民主后果愿望的兴趣和发动已被拒绝的讨论。

当然，我必须承认组织起来的民众团体、合作社和工会。尽管它们也属于主要受害者，但它们主要还是选择了和平参与，唯独热衷于建立新的多元社会。

现在，我们必须重建危地马拉。我刚刚提出的事实表明，为什么我们危地马拉人可以说，通过民主重建危地马拉的决定是整个人民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革命者成功小组或某个政党的产物。任务不仅仅是短期的。它远远超越选举。基本的目标在于以一个自由、多元化、制度健全的社会来取代我们所看到的被镇压和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从而给所有人民带来福利。

我首先遇到的是领导进行重建国家努力的任务；我国首先碰到的僵局是国家某些主要部门自然表现出的急躁情绪。我们要回答许多问题。变革的步伐要迈多大？变革应该影响到谁？应该有利于谁？为了回答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决定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因为在今天，传统的模式已陷于危机。

我们已经就一项不仅限于我总统任期内的长期计划作出决定：这就是我是这一进程的临时领导人，但我已经决定，在此为后一代谋福利的民族努力中，今后人民不管选举谁作为总统，我都将象另一个公民一样与他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组织妥善、由人民参与的社会，这将有利于国家利益，而不仅仅为一个部门、团体或工会利益的社会。我们希望的社会是为人类服务的，为男人或女人，为土著或混血人种服务的社会，这种社会能为他们获得个人满足而创立适当条件。

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种意义深远的社会的愿望是认真的。我们决心建立起来这样一种社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克服了所有障碍，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这样做。在我们所希望建设的社会中，我们的过去将不会成为抱怨和哭泣的基础，我们对此已厌倦了，也不能成为可耻的基础，因为可耻必竟是我们的过去，而这种社会应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特征和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正义和法律占上风的社会；在那里，允许不同政见；在那里，和平要通过认识到能够使用制度机构，而不是武力来解决争端予以实现；在那里，自然和人类资源又要为所有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需求服务。归根结蒂，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不是一个作为满足狭隘利益工具的社会，而是一个寻求完美人类关系的社会。

我们给民主重下定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选出的危地马拉总统并非仅为悲剧的管理人，而是领导要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领导者。

在此，我告诉大会，我们已经开始了将使我们实现这些变革的漫长征途。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种进程的后果，而不是开端。因此，我们正在逐步积极、但也是谨慎和耐心的进行这些变革。

我们一步也不想后退。那些缺乏耐心精神、投机或无法超越自己痛苦的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拒绝这些要求时，我们要求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各国帮助我们承担负担；我们要求它们不要使我们成为牺牲品，而应使光明人类——一个进化、而不是摧毁自己的人类——的崛起作出贡献的努力。

我要求在场的每一位赞扬我们的希望，而不要根据我们已遭受的痛苦来对我们加以评判——因为，我重申我们危地马拉人已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我意识到有所有危地马拉人作出的这些决定，提出了达成一致意见，以决定变革的战略和进程的方法。正如阿里斯蒂德斯·卡尔瓦尼教授所说，这意味着“在分歧中取得最大限度的一致”。这意味着努力寻求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地方，而不是那些突出我们分歧的地方。这是一个抛弃传统的分歧、学会共同生存，接受对方的问题。这是一个促进多样化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看到实行这一方法的困难，有些知识分子坚持认为，通过对话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似乎世界已明确的否决了取得一致意见的种种可能性。确实，取得一致意见就要求领导人采取长远的行动；它们承认，它们并不掌握绝对真理。取得一致就要求放弃机会主义的做法，抓住正确的时机，以便能为历史的目的服务，作宏伟的事业。这就需要有勇气，都期望立刻得到承认，而等待历史的评判。简言之，应当有一种力量和信念的意识，以便使人们不会害怕使自己的看法同它人的看法相冲突。历史不断表明，理智并不仅仅在一方，人类总是试图对历史的教训视而不见。

就个人来说，我确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将能够从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机会出发解决这一僵局，能够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历史置于眼前利益之上。我完全确信，人民将知道如何选择——即选择那些致力于人民利益、而不是自己私人利益的人。

然而，归根结底，我们必须以丰富的想象力投入这一努力，是为了促进在我国上述新的看法。在实践中，我们正努力将有益于实现我们目标的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这些目标载于1985年12月我们当选当政时人民批准的《国家计划》我在发言中已经介绍了这些目标。在三个主要的短期与中期政策中已概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本着通过对话取得一致的精神和我们希望建立民主制度的精神，这些政策反对传统的分歧，因为我们并不想陷入两极分化和对峙的状况，这些政策反对屈服于某些经济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

我们从下列前提出发，即技术只是为政治决定服务的工具。我们认为，人并不是为经济生活，相反，经济是应当为人类造福。我们拒绝将世界的冲突和现代社会的冲突说成仅仅是好人与坏人的冲突，或东西方对峙。我们情愿选择价值准则，而不选择位置，因此，选择多元化的民主制度，而不选择独裁政权，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独裁政权。现在，我将谈谈我们的三个政策。

第一是社会政策。为了在这一领域建立民主机构，政府的行动基本上着眼于建立机构，以便解决冲突，促进危地马拉人能够确实在除法律规定的限制之外不受限制的履行自己宪法权利的条件。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遭到了国际社会最严厉的批评，但也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在国家一级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工会和农业工人不断举行活动，一些有组织的部门提出的永久性的要求以及反对派不断提出的批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都最好的证明了为确实参加而建立的开放与安全的状况，而在我国，直到不久以前，仅由于不萧规曹随就足以成为被镇压的原因。

同样是在这一领域，到目前为止难以相信的事实中开始成为履行权利方面经常的做法——对在本政府执政期间出现的案件提出的人身保护令要求为那些谴责政府的人带来了积极的结果；存在着不断采取战斗行动的组织，宣布那些在前任政府执政期间被劫持的人出现了。在所有这些发生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或群众组织至今为止都没有宣布自己的成员遭受到镇压性行动、失踪、折磨或绑架。

当然，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在危地马拉，政府不可能防止或预见由普通罪犯、恐怖主义者或极右组织犯下的罪行；但政府已经决定，任何触犯法律的行动已经出现，就采取积极行动。现在的法律是将有嫌疑的人提交法庭。

我国政府正在试图建立社会—政治行动的标准；政府是行使宪法权利的保护者，为那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的人提供安全。一旦出现践踏宪法权利的行为，公民可以受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对由于政府行动产生的结果提出赔偿要求。

所有政治、社会、人权组织和工会都必须遵守法律和宪法。由于这些法律和宪法界限一旦被超越，政府将充分履行自己的权利。到目前为止，由于意识到正在经历何种阶段，我们采取了谨慎和灵活的态度。应当指出，至今为止，所有要求政府或总统参与解决的社会与劳工冲突都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手段，在无须使用武力、符合法律条款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

我希望就游击队活动说几句话。

在危地马拉北部与东北部的一些与事隔绝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颠覆活动。目前，这些活动仅限于恐怖主义活动，毫无目的的伤害它人，对印第安农场工人居住的偏僻的村庄进行破坏。情况似乎是，有人正企图在这些农场工人历来存在的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对置之不理的问题之外在加上暴力行径，使它们在满足这一最迫切的要求方面更为困难，付出更高的代价，以此来使它们经常遭受最大不幸的威胁。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在面对游击队活动时采取了一种合法捍卫属于人民的进程

的态度。我们以理解和谨慎、但也是坚定的态度采取行动。一些游击队领导人已被提交审讯，但对那些从山上下来自守的人采取了宽恕的做法，这一做法正在逐步实施，以至于建立一个广泛政治基础的进程也已经为偏僻地区的人们所知。

事实上，许多过去参加颠覆活动的人——主要是农场工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认为在使自己参加方面没有其它替代方法。但随着在扩大政治基础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随着它们相信自己成为虚假的诺言所骗之后，它们放弃了那种武装斗争是解决全国性问题的唯一出路理论。一个遭受失败的运动正统和方法上的僵硬依然给一些小地方的农村人口带来痛苦，这是十分不幸的。

在实际中，这种毫无结果的斗争无意于妨碍了以前曾为暴力目标的那些地区的发展。民主政府不得不将本应用于满足迫切需要的资源转用于保护那些被迫卷入一个以毫无理由存在的失败的事业的人们，为它们提供安全。

正如一个民主的农场工人明智地对我所说：

“……一个只因为穿着橄榄绿军装而自称为革命领袖的人有什么权利把大家的决定说成是错误并以武力来反对他呢？人民选择了民主，游击队打输了。他们至少可以接受人民的意志。”

我作为人民的代表，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共和国政府请求那些仍然为反对政府而打仗的集团检查它们的立场，分析环境，并考虑到人民要求参加这个国家制度化和政治进程的意志，我国正试图和平地建立一个多元化和分享的民主制度。在危地马拉所有人都能参与民主。

我们已从过去的国家安全走到了目前的稳定理论。在稳定问题的最底层，有一个概念错误，这就是实际上造反本身就是目的，而忘记了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民的福利。教条主义态度使得方法变为目标或一种存在状态。

同样这个概念错误使得我们的军队把国家安全本身作为一种目标。现在情况已有变化。作为我国理论变化开始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地表明国家安全本身并不是所追求的目标，而是为寻求稳定而服务的一个工具，稳定加上发展就可以建立一个带来共同好处和福利的社会国家。因此，安全和稳定是因稳定服务的工具，稳定是福利的先决条件。目前危地马拉政府思想的基础理论是为民主和发展的“国家稳定”，我们已经将国家安全的理论搁置一旁。

关于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面临混乱、腐败、资本流出、投机、我国货币贬值、失业和就业不足，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工资极低的传统负担、生产工具集中和逃税现象。初期的民主国家要对付经济问题，他的人民就必须作出坚决的决定，他的人民要了解他们的责任，要为国家作贡献，脑子里要充满民主使命，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发动了一个从新组织经济的计划，它试图通过这个计划稳定我们的货币，为生产提供必要的投入，并发掘新的贷款途径以便使这些财政决定取得平衡，这些财政决定要求中高阶层的人们给予最穷的人们某些经济必需品。

从新组织计划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程度的一致”的对话形式中获得一致意见从而达到一致接受，也许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绩。本届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冲突低指数显然证明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成功。从新组织经济计划已经取得某些成绩，并为恢复人民对这些制度的信任奠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的模式就必须使用武力。这种新的意识状况的明显结果是出现了和平和经济活力，这使得所有危地马拉人都能从事国家生产活动。

但是我们必须从国际孤立过渡到积极中立政策。引起危地马拉悲剧的两极化、对抗和不容忍政策也使这个国家孤立，以前的一些行政当局对此漠不关心，从长远来看这引起了极其严重的政治、财政和商业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失去了信誉。外部财政来源变得极其有限，我们的贸易、政治和外交关系都受到影响。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政府采取了防御态度。这些政府所造成的消极形象使得人们对我们的进程、态度和价值有混乱的看法。

在不否认发生过残忍事件和严重对抗的情况下,有些人进行了夸大的形容,其夸大程度使人看不清现实,甚至那些在这场剧中扮演演员参与者的人们也无从判断事实真相。我们之间那些曾经历过这些事实并对这些事实作过结论的某些人要强行歪曲事实。

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暴力已经变成了我们之间正常关系的标准。我们的言谈都充满暴力,我们可以在气氛中感觉到暴力,暴力决定了我们的反应。尽管这样,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乌托邦和具有魔力的文化,我们的祖传人道主义,和我们的宗教形成情况,这些不仅没有使我们变成一般化的生命形式,反而使得我们有计划地永久地拒绝独裁政府和把武力作为政治手段。这种对于不幸事件,使用武力和对抗的拒绝是人民要求民主,支持在内部事务中进行非武力政治运动和寻求外部和平的态度的基础。

危地马拉人民渴望和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支持作为新的民主政府进程的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理论和区域事务中采取积极中立的理论。有一种与过去决裂和寻求乐观的未来的思想在支撑着危地马拉社会,寻求乐观的未来将在今后许多年中作为支撑危地马拉政治界和社会界人士态度的基础,从而说服他们的选民。这就是政府不翻旧帐决定的基础:由于有困难的斗争,许多参与对抗的集团将受到影响,不仅不能为一个协调和制度化的民主创造条件,反而会为新的对抗建立条件。

但是因为历史不容否认,我们必须作一些事情加强司法制度,使得它成为保证执行正义的法律和和平工具。政府——行政当局——将面对历史真象,最高法院审判厅,正义的希望或进行报复的希望。在这个特殊现象中,我们还认为有组织的集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这些集团希望通过司法或进行指控采取报复。他

他们是痛苦和不幸的残余，但是他们属于过去，对将来的任务事情都没有积极贡献。在国际上，尤其是在我们中美洲地区，危地马拉人民拒绝使用武力希望获得和平，这构成了我们反对在兄弟国家之间进行对抗的基础，使得我们坚持寻求通过谈判和外交途径的解决办法，并寻求通过对话和协议达成一项永久协议文件。为此我们宣布我们采取积极的中立政策，毫不犹豫地支持孔塔多拉的努力，并建议中美洲议会再次召集各国总统会晤，各国总统曾在维地马拉的埃斯吉普拉斯村会晤。

我明白必须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具体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希望看到国际关系不但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我们政治立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意识形态多元化。我们认为各个社会和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必须提倡他们认为最合适的社会模式。我们认为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是和平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积极中立政策不是意识形态中立。

我们支持世界上的民主，重申各个社会有权公开参与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活动。我们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独裁政府，因为我们不承认任何一个集团、党派或统治阶层有权限制大多数人的主权，同时，我国政府愿意和任何合法代表该国人民的政府保持关系，无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如何。我们要求相互尊重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坚决反对对我们领土的任何侵略，我们保证除合法行使自卫权之外，我们决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侵略。

我们宣布必须相互尊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国际组织对各成员国的行为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在现代国际生活中，世界任何总统每天都多多少少地要审议各种集团提供的抗议、批评、请愿或支持的信件。

然而，危地马拉民主政府并不为其他政府可能对其行动说出的舆论或甚至批评所左右。我们只是要求他们乐于听我们的意见并讨论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求尊重我们的现实，并客观的判断问题。我们国家的大门是对访问者敞开的；我们希望能从一个正确的角度，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待我国真实的情况；任何有利于改进我们政府的行动的建议或贡献将永远受到欢迎。换句话说，我们要求受到尊重，而不愿意因为我们的过去或者我们的苦难受到蔑视。

我们反对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直接侵略；在历史上，中美洲一直遭受公开或者隐蔽的军事侵略。我们反对这一可能性，我们痛斥这种作法，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应该说过去的这些侵略来自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面对可能导致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侵略，我们建议选择外交和政治办法。

因此，我们主张积极的中立；我们不认为只能带来毁灭和死亡的地区性战争是正确的，我们也不接受任何挑起兄弟国家对抗的国际权利或意识形态权利的存在。我们危地马拉人认为暴力，即使有时标榜为“革命的”，在现在这个历史关头，是发展的障碍，因为资金都用来生产武器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

对于中美洲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我们宣布了中立态度，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从外交和政治上为在一体化体制里找到一种理解而努力，我们积极支持民主和多元化的和平运动。因此，面对尼加拉瓜的进退两难局面，我们对对立的各方表示同情，它们卷入扩大政治基地的和平斗争，我们在目前的武装冲突中不偏不倚，我们认为随着政治气氛变得更加开放，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采取多元化的态度以及无条件地尊重对立各方的社会和政治意愿，斗争的理由将会逐渐消失。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肩负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世界越来越受到它们之间不断的角逐的影响，结果有时由于它们的存在而造成内部冲突和国际对抗。有时，人们必须承认，这些对抗是双方发动的，有时却是听从某个国家的政治团体的要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冲突都有同样的后果。

就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来说，必须考虑的是苏联的公开或隐蔽的存在已经使某些国家的政治对抗带有国际对抗的特点，使得这些对抗有变成所谓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的危险。 我们想逃避这种可能性，我们竭力反对战争和武装冲突，因为中美洲的战略地位使得中美洲易于遭受攻击。 因此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如果不谨慎行事的话，他们也必须肩负要么导致一场大破坏，要么制止一场大破坏的巨大责任。 时代要求我们抛弃习惯作法，抵制可能导致冲突的联盟，建立新的国家利益顺序：第一是民族利益，第二是地区利益，最后是国际利益。

因此，我代表我国的所有男女，他们对暴力和绝望感到厌倦，他们渴望实现政治稳定以求发展，我斗胆要求超级大国结束它们在我们领土上的争端，要求它们坐下来就如何帮助我们进行谈判。 我们欢迎所有那些愿意为巩固我国民主作出贡献的人们，因为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的人民而不是计算机。

我坚信欧洲和东方的发达国家在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缓解冲突，在民主和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支持人类发展，因为一旦世界大战爆发，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我们这个地区一样，要分担使我们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破灭的可耻的荣誉。

我作为危地马拉总统并代表我国全体人民讲话，深知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重要意义，我将听命于世界所有国家，这样怀着一个负有历史和希望的神奇国家的良好意愿，我们将为一个更开明的人类的诞生，为实现乌托邦而作出贡献，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乌托邦的寻求导致了成立这一神奇的组织：巩固和平。

主席：我代表大会为危地马拉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向他表示感谢。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在礼宾官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雅格布·汗先生 (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一次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我的祝贺。在您的明智而干练的领导下，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必定取得重要而意义深远的成果。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他不停顿的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和谐，以及为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作出努力。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的清楚的陈述反映了联合国和其会员国所面临的可怕挑战，以及前所未有的机会。巴基斯坦代表团希望在这一紧急关头，秘书长能够继续为这一世界性组织掌舵。

这些宗旨和原则的诞生已经41年了，这些宗旨和原则曾经激励了人类的集体意愿去建立联合国，曾经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用法律、正义和平等的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行为的时代，但是世界仍然处于冲突和混乱的震动之中。

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严重的，东西方对立仍然存在；核军备竞赛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了；诉诸武力的使用并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不断加剧。

在我们的邻国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这是对《宪章》各项原则公然的违反。近7年来，面对12万苏联军队的存在，阿富汗人民发扬了其历史传统和精神，进行了英勇的民族抵抗运动以反对超级大国。它们的勇气不可战胜，决心不可动摇，面对逆境一往无前。在阿富汗国内，有人试图通过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地放逐居民来推行一条居心险恶的计划。这种政策只能使阿富汗人民纷起斗争。据估计，有一百万阿富汗人牺牲了其生命。五百万人民，即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被迫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找住所。在巴基斯坦的三百万阿富汗人构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难民集中地。我们出于伊斯兰和人道主义责任，继续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些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协助我们履行这一人道主义的责任。我们对它们深为感激。

除了这一巨大的负担，苏联干涉阿富汗还严重地威胁着巴基斯坦本身的安全。我们的边界几乎每天受侵犯，使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在我们的领土上，破坏和颠覆活动不断加剧，同时还进行威胁并施加压力。

巴基斯坦希望早日结束阿富汗冲突，但不能采取军事解决办法。我们致力于以联合国大会赞同的各项原则为基础，寻求公正和平等的政治解决办法。通过在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的主持下、在日内瓦举行的近距离间接谈判，巴基斯坦本着诚意并积极努力，以达成这一解决办法，在这里我要向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表示崇高的敬意。

现在政治解决的命运取决于苏联是否接受早日撤军的时间期限。这一时间的期限不应太长，以满足本大会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军的反复要求。这样的解决办法也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希望，并使得阿富汗难民能安全并尊严地回到其家园。六个营的苏联军队作出了象征性的撤军，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是所需要并不是象征性的脱离接触，而是所有苏联军队早日撤出阿富汗。在寻求平等地用政治办法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将继续与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进行充分合作。日内瓦的谈判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关头。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再次作决定，以反应国际社会的希望和全世界人民的良知，他们要求，早日结束外国军队对阿富汗的干涉，恢复该国的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并让阿富汗难民安全与尊严地返回其家园。

我们在外国干涉柬埔寨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也出于同样原则。巴基斯坦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并支持其争取民主独立所进行

的斗争。以纠正该国早先时候违反人权行为为借口通过外国武力强加一个政权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大会关于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反复要求，使得柬埔寨人民能在没有强制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其制度。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悲剧性的冲突使得这一本来就处于战火之中的地区更加危险。这场战争使人们感到心痛和震惊。它不仅消耗了两个国家宝贵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也威胁到我们地区，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我们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以及早结束这场冲突。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各个论坛上，我们努力寻找一切可能性以公正和平等地解决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能早日结束战争，并把正义的要求与和平的需要结合起来以解决问题。

南部非洲的局势对区域和国际和平都构成严重的威胁。比勒陀利亚政权厚颜无耻地推行种族隔离的可憎制度。它野蛮地并日益严重地镇压南非的大多数人民，它对前线国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采取恐吓和欺压的侵略性政策，这些都是对国际良知的挑战，对人类的侮辱，对人类的犯罪。如果不彻底废除这一可憎制度，南部非洲就没有和平，没有稳定，没有安全。

纳米比亚摆脱比勒陀利亚的非法殖民占领而进行的斗争是南部非洲争取尊严和自由的英勇斗争的一部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和唯一的代表，它们的英勇斗争必须得到国际社会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最近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再次肯定得到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赞同的联合国计划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基础。不能把它与类似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出现等外部问题联系起来。西方接触小组的成员对确保联合国计划的早日实施负有明确的责任。

特别是，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能够支持关于对南非实行有效制裁的呼吁。所谓制裁会损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前线非洲国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非洲人民已经宣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艰难，而不愿受种族主义压迫。

中东仍然是严重威胁着区域和世界和平的根源。以色列多次挫败了所有的和平倡议。它的顽固态度只会加剧暴力，导致另一场冲突，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后果。巴基斯坦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它吞并被占阿拉伯领土和在篡夺的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移民点的政策表示遗憾。以色列占领下的圣地多次遭到亵渎，尤其是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阿克萨清真寺的神圣性遭到侵犯，这使我们深感震惊。

巴基斯坦支持召开一次旨在寻求公正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国际大会，让所有有关方面都来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项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必须包括两个基本内容：第一，以色列彻底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第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国家的权利。

目前，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生存是支撑在核威慑的刀尖上。人类文明的生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取得全面和彻底的裁军。

1985年，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就裁减核武库和防止其扩大到外空进行谈判，使整个世界感到鼓舞。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一致同意，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是人们对核武器的使用将最终被禁止感到有希望。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斯德哥尔摩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取得了积极结果。

进行多边裁军谈判同样具有关键意义。我们希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迅速地开始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应该根据最近不结盟运动成员首脑会议的呼吁，暂停核试验。裁军会议必须尽早缔结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加强目前对外空军备竞赛的限制，为无核国家制定一致同意的安全保障，努力最终确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悲惨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进一步突出了核设施偶尔或有意造成损害或破坏所具有

的严重危险。必须就核安全和禁止进攻核设施的准则达成国际协定。切尔诺贝利事件同样强调了为核领域中进行合作制定合理和平等的制度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即将召开的和平利用核能源会议将处理这一问题，牢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常规燃料和能源资源的严重短缺。工业化国家有责任协助发展中国家适当地维修它们出口的反应堆，避免拒绝提供关键的零部件。

巴基斯坦承诺要实现核不扩散的目标。为了避免我们地区核武器的蔓延，巴基斯坦在1974年紧接着印度进行了核爆炸之后提议在南亚建立无核区。从那时起，我们为促进南亚非核化提出了一系列其他建议。我们多次阐述了这些提议，其中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巴基斯坦希望促进南亚的相互信任和有利合作。我们和该地区其他六个国家一起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联盟）。南亚联盟为加速这一发展进程和南亚十亿人民享有和平与进步带来了希望。

巴基斯坦一直努力促进和印度的睦邻关系。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领导人去年12月就不袭击相互的核设施达成了谅解，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我们相信，双方只要有善意，那么就可以迅速达成不使用武力的双边条约。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够同样导致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并本着西姆拉协定的精神和平解决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争端。

今天，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受到战争和争端的威胁，而且也受到贫困和匮乏的威胁。许多贫国内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饥饿、疾病和死亡四处蔓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正在扩大。经济形势中最近出现的不稳定和变化肯定了世界经济中的结构不平衡。如果不加以纠正，那么我们可能会亲眼目睹全球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下降，苦难和混乱进一步蔓延，国际秩序和稳定受到严重限制。

立即恢复南北对话对世界经济有序地增长具有关键意义。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所产生的巨大问题没有得到全面和综合的处理。最近就发启新一轮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协定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它表明，保护主义处于暂停，一

场打破对发展国家不公正和歧视的贸易壁垒的进程开始了。它同样表明了解决世界经济复杂问题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治意愿。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新开始的对话、特别是关于货币、金融和贸易促进发展的国际大会能够采取更加灵活和全面的态度，寻求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必须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流动。

巴基斯坦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任何情况都不能成为残害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动的理由，这种行动必须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已经接受了所有制止恐怖主义的国际措施，包括与空中劫持有关的三项公约。我们同一些国家一样认为，各国应该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安全措施，反对恐怖主义。

毒品的问题正成为一个全球的问题，对世界各地的人民的福利有着严重的危害这一问题超越了一切国家的边界。巴基斯坦政府决心在我国国内和在世界各地消除毒品问题。我们真诚地期望，明年将要举行的全面讨论吸毒问题及其毒品走私问题的第一次全球性会议将能够产生和提出措施，使国际社会集体地努力消除毒品问题这一罪恶。

我们感到奇怪，在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此重申他们对联合国的支持之后不久，正当全世界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联合国的成就的同时，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却陷入了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研究解决目前状况的措施。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是会员国的《宪章》义务之一，必须严肃地履行。某些国家一贯拒绝缴付部分它们应承担的费用，特别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费用的作法，如果在过去就能得到纠正，或许我们能够避免目前的这种状况。巴基斯坦将进行建设性的努力，促进这场财政危机的长期解决。

人类文明要继续生存，联合国的会员国就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为促进和平与进步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思想，这也是它们的《宪章》义务。在我们这个核武器的时

代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对外空和海洋的人类的共同遗产进行的探索活动展现出巨大的进步和福利的前景的时刻，全球性的伙伴合作关系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形势的必需。而这种伙伴合作以及它所需要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只有在联合国内才能得到培植和促进。在本届大会上，会员国必须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把目前的危机变成对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新的、真正的支持，以及实现联合国所代表的人类希望的真正决心。

德尔巴列先生（智利）：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这不仅是对你个人的承认，也是对贵国政府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大量工作的赞扬。

我也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离任的主席德皮涅斯大使的感谢和赞扬。德皮涅斯先生与智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完成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的主席的工作而完成了一个杰出的外交生涯。

我也要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我的敬意，他正在完成在一个特别艰巨的时刻指导联合国工作的五年的任务。

联合国已成立四十周年，并在日益严重的困难中开始了第五个十年的生活。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它的成立体现了国际社会具体地表现渴望持久和平的人类希望的明智的利益。但是，今天的联合国组织与当时的联合国已有着很大的差别。

给各国人民带来无数希望的这一组织今天不仅面临着一场财政危机，而且面临着一场信任和前途的危机。

造成这场财政危机的责任在于不及时交付会费的大多数会员国，在于进行有选择的支付，只承担与它们的政治利益相符合的方案活动的费用的态度的国家，也在于那些违反自己完全自觉地承担的国际义务，单方面非法地削减本国会费的国家。

在这场财政危机的同时，还有另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对联合国体系以及它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虽然联合国是作为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建立的，它现在却成了一个无意义的对抗场所。因此，联合国组织已经丧失了积极参加国际生活的能力，无法对各国的行为加以约束，为解决问题提出有效的办法。

在解决重大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不愿就关键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而使我们陷入毫无进展的局面的同时，许多人却醉心于进行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和竭力指责。因此，我们通过了大量的不关痛痒的决议，造成一整套扼杀创造性的规定，同时建立了一种毫无革新能力，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理论。

旨在改革的一系列努力都不足以产生异常有效、必要的对话，使联合国摆脱目前瘫痪的状态。召开大量的会议和堆积如山的文件也不能掩饰瘫痪的实质。无所作为的惰性和缺乏纠正漫无目标和意义的工作的勇敢的情况，使我们整年繁忙不堪，结果只是浪费时间、资金和希望。

由于无法正视日益复杂和生动的现实情况，以致联合国如此遥远地脱离现实，使它无法真实地反映出当今的世界。

尽管这一严重的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智利依然对联合国的理想抱有信念，因为联合国不仅应该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工具，它也必须是人类理想的体现：成为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发展与进步的机会；为富国与穷国密切合作，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场所。

尽管有这些失败，但是作为这种理想具体体现的联合国的胜利证明了我们这种信念是正确的，非殖民化的进程就是其中一例，它使差不多一百个国家和平地进入国际大家庭。

联合国在致力于当今世界的发展事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坚实的地位。

联合国组织及其专门机构在其存在的时间里，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独立——这已经成为任何国家所无法避免的一种规律——尽管进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注意到由于联合国在一些问题上无所作为，因此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即通过加强并行机构的方法寻求在本组织范围之外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得到扭转，以便能恢复联合国原有的能力。这将需要我们政治方面的决心。

在本届会议期间，大会必须对由来自各国的18名专家组成的政府专家小组所编制的关于联合国行政和财政局势的报告作出表态。这份报告和大会将要提供的最后处理意见将成为我们行动的第一个步骤，以便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年中恢复联合国在这个令人困扰的国际舞台上应有的主要领导者的地位。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局势之一就是在中东持续存在的动荡不安的局势。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包括了在这一地区实现持久和稳定和平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如果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它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它将确保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其中也包括以色列在安全的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边境内生活的权利。这就是使中东不再成为一个不断产生危机的地区的唯一办法。

南非的局势是引起人们关注和产生不安的根源。造成冲突的根源就是智利不断反对的该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支持国际社会、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为以和平的办法实现

纳米比亚独立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为现实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保证，它将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以及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

关于朝鲜的局势，我们支持在朝鲜内部所进行的谈判，并把看作是摆脱外来干涉以便和陆地解决这个已经拖延了很多年的问题的现实和平手段。我们注意到了大韩民国政府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为了遵循我们维护联合国组织普遍原则的一贯方针，我国政府坚持认为，朝鲜双方在联合国组织的同时存在将有助于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并将实现一项议定的解决办法。

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注意到尊敬的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对我国所采取的态度。智利政府希望，我们和玻利维亚开始的恢复友好关系的进程将会取得成功并产生具体的效果，并开始一个我们两国之间有效合作的新阶段。

我们以愤怒和悲痛的心情注意到苏联继续顽固地赖在阿富汗和柬埔寨，这给这些渴望获得自由和和平的国家带来了死亡和巨大的破坏。由于这种行动的非法性，由于它非法地违反了自决的原则，因此苏联对这个两国家的侵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这些被压迫人民解放动力比任何反对它们的武装势力都更强大，这点已经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尽管克里姆林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残酷的压制，但是而抵抗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秘书长所提出的有关阿富汗的倡议以及西哈努克亲王有关柬埔寨的倡议都应得到我们坚决的支持，因为它们是用以解决这些冲突的唯一现实的倡议。

我们还对黎巴嫩人民遭受巨大痛苦的不幸局势感到震惊，长期以来亲密无间的友好联系使智利和黎巴嫩联系在一起。智利人民对不断听到有关黎巴嫩所发生的死亡、痛苦和悲惨事件的报告感到震惊。许多黎巴嫩人已经在智利定居，因此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热情地希望能够在黎巴嫩尽快地恢复和平与安定，以便使黎巴嫩人民能够致力于它们的重新建设和发展的任务。

我国政府一向对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倡议感到极大兴趣，同时我们也

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了并赞成巴西所提出的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与合作区的建议。这项倡议将使我们能够实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和平的重要目标，这也理应得到大会的赞成。

我们有必要坚持把这些大目标作为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并避免与这些总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外部因素，诸如私有的利益或者某些国家的地位，因为这些只能会曲解巴西建议的目标和慷慨精神。

最近几年来给发展中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的尖锐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突出体现了我前面所谈及的这场危机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对其政治和社会造成很大冲击，它们为应付这种局势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这一切要由工业化国家所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负责。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尽管这种沉重的负担已经加在我们头上，而发达国家却只对它们的经济进行了有限的调整，这就造成了当代历史上最大的不平衡现象。这种情况只能有助于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我们相信，这场危机的最终解决只能通过一致的和连贯性的努力，集中解决发展、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紧迫问题，其中包括十分严重的债务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工业化国家必须在它们的经济政策中作出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认识到它们在现存问题中所应分担的责任并创造需要的条件以便实现真正自由的国际贸易，同时不再设置今天严重影响发展中世界出口的障碍；同样扭转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非资本化的进程，同时扫除目前严重影响拉丁美洲地区的各种障碍。

智利人民也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一样受到这种不利的影响。然而应当客观地认识到，智利人民懂得怎样以勇气和克制精神来面对这场危机。今天我们正在坚定地前进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增长并一丝不苟的履行着我们财政方面的义务。

不干涉原则是国家相互共处和关系和睦发展的不可取代的法律准则，这一原则不断受到践踏的严重局势引起智利的极大关注。

在最近几年里，智利被迫拒绝了对智利事务的许多干涉行为。

有人在关心人权形势的借口之下，企图从外部控制我们的政治命运，建立不属于我们的秩序和体制，并反对我们的政治宪法中所规定的道路和准则，这一宪法是智利人民自己所通过的。在批评人权形势时，这些有关的人忽略了在这一方面取得的进展；法院的决定受到挑战，而且我认为，恐怖主义活动不受欢迎的唯一原因是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身受其害。

更糟糕并更富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批评和指责我们的人并不知道民主的真正意义，也并不知道真正人权的意义。他们不尊重其他民族掌握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公开表示不愿给他们本国人民自由和民主。

国际社会注意到，有些国家为训练、资助、装备和保护恐怖主义者承担了义务。这些国家不仅公然践踏了不干涉原则，而且犯下了真正的侵略罪行，从而使自己成为反人类罪行的同谋。

因此，现在迫切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之一是恐怖主义行径的空前抬头，恐怖主义今天在残酷地袭击国际社会的许多国家，践踏人权的基本标准。

我们完全认识到，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同这一灾难作斗争，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国家的内部和平，而且威胁国际和平。因此，我们认为各国都负有一项国际义务来协调相互的行动，根据它们自己的法律努力惩罚那些进行或支持——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这种罪行的人。

过去15年来，智利一直是这种罪行的受害者。当人民团结政府执政时，这些罪行没有停止，因为共产党是该政府的成员，它宣称它的目标不仅是要获取政治权力，而且是要获取整个权力，并将为此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今天，我国还是公然侵略的受害者。事实上，8月初我们曾通知安全理事会，当时我国武装部队在智利的北部和中部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和战争物资，它们是走私运进我国的，罪犯利用智利漫长的海岸线通过海上通道运进我国。

这一武库令人惊讶，尤其是象对智利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更是如此，在至今所发现的武器中，有3,260支美国造的M16步枪，214挺比利时造的轻型机关枪，114架苏联造的卡秋莎火箭炮——和在阿富汗所用的是同一类型，170支陶式反坦克火箭，几乎二百万发这些武器的弹药，3,000公斤烈性炸药，2,000颗手榴弹，1,800支火箭弹，以及其他许多物资，这里我无法都提到。总之，共有80吨武器装备，价值一千多万美元。在最初发现这些武器之后，在智利首都又发现了其他的武器库，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所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的程度。

这些装备的另一重要部分至今还没有找到和抓获。正是因为这类原因，在我国领土上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

我国政府已经正式要求得到国际合作，以确定这些武器的来源。它们的破坏力及我们关于这些武器被运进我国的方式的情报表明，我们面临着名符其实的军事和恐怖主义的行动，它是由智利以外国家所计划和资助的，目的在于制造暴力、破坏和死亡，和使我国陷入内战的深渊。如果人们想一想这些武器的完全使用会给多少无辜者带来伤亡，那么就不难理解已经避免了一场多么大的悲剧。而且，还应想一想它可能造成的广泛践踏人权行为。

我们知道谁是这个行动的幕后指挥者。他们没有试图掩盖他们的卷入。我们认为，在这一新型的侵略面前国际社会不能无动于衷或无所作为，因为今天对智利所采取的行动以后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如果不惩罚这种侵略行径的话。

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必须再次谴责智利共产党，它不断公开宣称要用武装斗争来实现在我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的目标，从而使他们能帮助在本大陆进行的其他类似恐怖主义运动。过去13年来莫斯科电台以及其他新闻机器每天进行的

欺骗宣传是上述事实的又一例证。

这些犯下非法和不道德罪行的人竟然公开假装要变成国际和平与自由的卫士，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散布疑问，让人们怀疑我国所报告事实的真实性，以掩盖他们的责任，或简单地说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掩盖上述武库来源的真象。

这是苏联集团国家所支持的一场声名狼藉运动的高潮。他们坚持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这一场运动，加剧我国的暴力行动。西方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些武器不仅是为了削弱智利现存政府。他们想要制造的动乱是其早已进行的罪恶阴谋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腐蚀激励西方国家的根本价值观念。

我已经说过，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1971年以来大量苏联武器非法运进智利的情况，它当时曾使世界舆论震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我国受害的情况和破坏和损害其他国家的行动联系起来。它们是影响本大陆其他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链条中的一环。其目标非常明确：阻止民主在拉丁美洲的巩固。

这些寻求上述目标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犯的极大错误。智利的各派民主力量，包括反对派势力，都已谴责武器的非法运入。而且，最严重的是这些武器是要用来在我国挑起一场内战。因此，今年9月7日，共和国总统成为恐怖主义集团的目标，他们使用了我所提到的武器进行了一次丧心病狂的袭击，企图夺取他的生命并制造全国动乱。在这一场智利历史上空前的射击一国家首脑的悲剧中，有5人死亡和9人受重伤。

这些罪犯以极大的冒险性试图暗杀总统及其随行人员，这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人道主义或道德的限度。这就是恐怖主义者的逻辑，它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

尽管发生了这些严重事件，智利政府仍继续全力进行机构民主化的进程，并深信，武器的偷偷运入，暗杀知名人士的企图以及通过破坏进行革命的目标只能使反对暴力和爱好和平的所有智利人团结起来。

在联合国谴责这一侵略的同时，我们庄严地重申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意愿在智利恢复充分的民主，我国政府将根据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同等约束力的1980年宪法的规定，致力于寻求制度化的进程。

把自己的讲话完全用于批评和分析联合国是很轻松的。 我们不希望仍然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眼下智利希望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展望未来的某些前景。

我们相信，有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协商一致意见，协商一致意见需要深入地研究，协商一致意见是协调联合国努力的一个有力的方面。

我国希望提出，联合国应当把自己的优先行动集中于或致力于有协商一致意见的方面，彼此在联合国建立更大的信任，我们也希望正式地提出，联合国应当把自己的行动致力于这些有协商一致意见的方面。 我们认为某些方面有可能产生一致意见，或者导致富有成果的谈判。

第一个方面是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这一宝贵的发展途径要求联合国大会更积极地参与，在不忽略国际原子能机构重大贡献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政治和司法构架，使各国能够从这一技术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对于核能的破坏性作用及其被滥用的情况，这个世界不能再继续仅仅是惊讶和袖手旁观了。 相反，我们要去寻找积极的因素，让这一宝贵的能源带来生命而不是死亡。

第二方面是改革区域裁军机构。 鉴于全球裁军谈判停滞不前，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在区域裁军方面寻求行动。 这些机构应当包含这样的途径，比如导致建立一个保护各国的网络，或者至少应当减少今日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任意扩大的冲突局势所带来的潜在性危险。

很明显，这样一个机构如果得以普遍化，那将带来发展的资源。 就我国来说，这一建议并不是理论方面的建议。 相反，这是我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大目标。

因此，我们当时立即表示我们支持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提出的有关区域裁军的宣言。

此外，基于这些原则，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智利和秘鲁两国武装力量司令官之间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旨在寻求削减军费开支的具体方法。

我们认为，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可以而且也应当达成一致意见或者采取类似的主动行动，以利于消除武力的祸害，并且积极地促进有利于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条件。为了这一目的，联合国无疑能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作为促进这种主动行动的工具。

第三方面是把外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国际社会日益关切地注意到探索和利用外空所带来的技术方面的挑战。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智利希望能够在—个在外空方面进行合作的广泛的体系中获得利益。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应当开始开拓一条能够导致通过—项国际协定的道路，这样的协定将使各国人民有机会分享空间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外空是人类共同遗产，各国都把外空当作是一个有希望的领域，因为外空将为各国提供有关如何保护和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以及在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如何利用最有效工具的各种情况。

分享此类活动利益的机会也无疑意味着承认利用外空的大国有权力就自己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所进行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得到最大的补偿。

第四方面是有关环境的问题。今天有许多问题对人类产生了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自然资源被侵蚀，空气、海洋和陆地受到污染。这就产生了联合国大会不能够回避的—项政治义务。—个资源越来越稀少的环境是向在尊严中生存所需要的人类品格的基本准则的罪行。因此，重要的是应当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且估价跨边界的污染以及在第三国处理废料，所造成的危险和有害情况的问题。

第五方面是世界粮食问题。国际社会无不惊讶地看到影响某些非洲国家的粮食危机以及影响非洲大陆的发展悲剧。因此，从感情方面来说，国际社会已经准

备采取更深刻的行动，来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主要是非洲的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努力和想象力来促进这方面的协商一致意见。

总而言之，智利深信，现在有某些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方面，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并且简单描述了那些方面，开始进行一个综合和全面谈判进程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共同的特点。着重地说，这些方面能够成为最终达成国际协议的依据，并且作为指导联合国在一条不考虑思想意识分歧的技术道路上前进的推动力。

这些建议必须进一步推敲，以适应政治气候和各自的论坛，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只是在没有狭隘教条及其所产生的狭隘思想的情况下促进国际公众利益。联合国作为有损自己信誉的无益的对抗、争吵和争论的场所，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特别重要的是应当为今后作出安排，并且以切实可行的方法对待这一主要问题，以便能够通过各自的长远利益把各国联系起来。

当西欧仍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响的时候，盟国及其在这次灾难中的敌对国以坚定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勾划出一条包括某些协商一致意见共同点的道路。这一努力不断地发展，逐渐地变成了今天的欧洲共同体，这是一个国家之间合作关系史上的主要进程。

今天，当我们有必要再一次走这条道路，争取实现联合国理想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欧洲共同体的进程。眼下应当在合作与谅解和分裂与对抗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我国政府相信，这种寻求协商一致意见共同点的恰如其分而又坚定不移的方法将使我们能够采取坚定和现实的步骤，走向一个共同分享的更加一体化的和平世界。

哈里发先生（巴林）：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祝贺您当选为大会第41届会议主席，并祝愿您在主持会议的审议中取得圆满成功。我借此机会向您的国家友好的孟加拉国表示祝贺，我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联系和关系。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指出，我们很高兴地感谢你的前任德皮涅斯先生，他为上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也想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深切的赞赏，他为维护世界的合作与安全作出了种种努力。我们希望，他将能够继续完成他的崇高任务。

联合国大会宣布指定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这确实是一次世界各国人民认真反省一下怎样才能把世界从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核恐怖所带来的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机会。

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着危机，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和生存本身。这一危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社会未能克服现代历史中逐渐积累的缺点，现代历史充满了痛苦和悲剧。战争、破坏和殖民主义的过去仍然使我们感到不安全和对我们是否有能力克服过去悲惨的经历表示怀疑。恐惧和猜疑的结果就是毫不止息的军备竞赛，特别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这两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加起来大约占全世界开支的百分之七十。无疑，这违反了人类发展地球资源和建设人类文明的天然责任。

今天，各国间关系的特征是过度的自私，各种原则和理想与政治和经济私利和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暴力经常被用来作为满足这种野心的手段。毫无疑问，国际关系的这样一种恶化导致失败和挫折，并削弱了人们对安全、稳定与和平的未来的信心。

国际社会知道国际关系中目前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国际社会也了解核战争的恐怖，不管是多么有限的核战争。这种认识和了解却没能使国际社会谋求解决存在于目前社会和经济秩序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有效方法，以便能够为维护和平与促进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建立一个国际秩序。

主要大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信心危机无疑是裁军谈判和建立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倾向已经导致在世界许多地方强加两级分化政策和进行冷战疯狂的竞赛。这已经使第三世界国家对安全感到担忧，这些国家遭到某些企图谋取霸权的强国的影响和对其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控制。这些强国剥夺人民对自己自然资源的主权，剥夺了人民为自己的产品获取充分的价格的权利。这些强国还挑动区域争端并在第三世界许多紧张局势的温床中使条件更加恶化，这些地区现在已经成为武器和战争贩子的公开的市场。*

这种过度的政策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形势。尽管发达国家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土地和建设文明，它们同时把自己的潜力和巨大财富用于生产破坏和毁灭的工具。这样，建设和破坏已经成为这一冲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国际关系的方向引向这样的地步，呼吁进行国际合作和建立集体安全只是被看成是一般的文字而已，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受重视。

为了使国际社会能够解决核浩劫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动员全部力量，进行共同的集体合作，找到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和紧张，因为这只能导致集体破坏和毁灭的局面。

因此，可以这样说，安全、和平与裁军问题——特别是核裁军——不仅涉及两个超级大国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且也与所有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我们希望，最近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以及类似事件，将会说明有核武器与核设施的各国，所有国家和人民采取共同安全措施的集体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在这方面，我们想强调一种观点，这一观点载于已故的瑞典总理帕尔梅先生领

* 副主席蒂尔克曼（土耳其）主持会议。

导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之中，这种观点认为，国际和平的基础必须是对共同生存的承诺，而不是相互毁灭的威胁。国际舞台充满了国际争端和区域紧张的温床，等待着迅速地加以解决。无疑，这些区域争端的绝大部分产生于密切关联的国际相互作用和影响，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相互竞争。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联合国在人道、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却未能满足世界人民摆脱战争威胁与风险的愿望，也未能使现代和后代人类能够在安全、舒适与和平中生活。

如果各国间的关系基础是联合国的法律和目标的话，《宪章》原则应当足以能够确保世界各国人民的繁荣发展、安全与平等。因此，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仅应当对这种原则充满信心，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交往和关系中应用这些原则。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极其遗憾和痛苦地看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已经使这两个邻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尽管联合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伊斯兰会议、不结盟运动提出了许多倡议为解决这一争端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并有着单独和区域的调停，但不幸的是，伊朗尚未对和平的呼吁作出响应。

我们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因为我们关心这两个国家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并希望它们能够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或甚至是全面的毁灭，如果战争不断打下去的话，全面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那一饱受战争蹂躏的区域之中，我们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我们真诚地和不偏不倚地呼吁伊朗响应这些和平的呼吁。在那一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之中，伊朗将会获得海湾区域国家的具体的支持。

我们再次在这个讲坛上呼吁联合国继续努力，为结束这场破坏性战争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中有影响的国家承担起责任，努力寻找能够确保双方的合作利益的解决两伊争端的最终方法。

有些人认为，两伊战争的规模是有限的，因此，不需要以牺牲其他国际问题的代价给予更大的关注，特别是因为石油正在正常地流动，并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一些对两伊战争和海湾地区的安全抱有这种眼光短浅的观点的世界大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石油、开放市场和军火贸易，忽略了政治教训和该地区的历史性趋势。

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表明，自远古时期以来曾在海湾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存在的许多文明位于将东西方伟大文明隔开的地区。这一中心位置导致了繁荣的经济、稳固的市场和活跃的贸易。这对政治和社会倾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倾向的特点是政治温和与所有国家在互利的所有领域进行合作。

该地区的这两个明显的特征并不总是共同存在的，他们随着变化的历史情况而改变。当激进主义的潮流扰乱了该地区的稳定和和平共处的时候，温和派的声音就降低并消失，由此产生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相互作用，并出现外国大国的利益，这对一些国家是有害的。

政治事实证明，该地区的稳定、和平和安全一直是所有用庄严的温和声音讲话的人的福利和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们希望，这一远古的教训将给那些将赌注压在继续进行两伊战争的人和那些等待从这场战争中捞取个人资本的人敲响警钟。在这一方面，我们对伊拉克于1986年8月2日提出的停止战争的和平建议表示欢迎。这样，该地区的人民将能够过上安全和稳定的正常生活。

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是联合国内外国际合作失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些国家与争执各方进行了单独的接触，并为和平解决该地区的争端提出了各种建议。早些时候进行的这种无效的努力最终导致缔结埃以条约。但是，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并没有停止。1981年，以色列袭击伊拉克的和平设施；1982年侵入黎巴嫩；以及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屠杀巴勒斯坦难民，这一惨案在本月再次引起我们痛苦的回忆。以色列还推行一项强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并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他吞并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并改变了圣城耶路撒冷的历史性标志。

它袭击驻突尼斯的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办公室，它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推行一项每天进行镇压、驱散和恐怖主义的政策。他经常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野蛮的袭击，上星期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就是最近的一起袭击事件。

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和和平倡议都没有给中东带来和平？

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和倡议大多数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设想基础上。他们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作为中东争端关键的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简而言之，解决阿伊争端的努力偏离了方向。所有倡议和努力，不管出自何方，尽管其发起者是出于好意，如果不建立在公正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问题的基础上，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这一事实是显然的，但一些国家仍然倾向于以色列对这一对阿拉伯民族至关重要的事业所抱的观点。这一观点只能带来既不能保障稳定和和平又不能推动该地区真正和平事业的部分解决方法。全面和永久的和平应当建立在公正的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自决和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巴解组织应当是公正地实际解决这一争端的任何和平努力的主要参加者。召开一次由所有有关方面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将是实现该地区公正和永久和平的一个实际步骤。

南非黑人大多数的觉醒引起世界公众舆论的重视，对国际社会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事，多年来向不公正和压迫进行斗争的黑人多数举行了一场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大规模起义。

痛苦的经历使黑人群众认识到，种族主义政权一再建议的改革只不过是平息地区和世界不满情绪的政治手段。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南非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也是一个遭到全世界人民痛恨的不道德的行为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

与这样一个政权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不管种族主义政权可能作出什么其他让步，但对其令人痛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原则将保持不变。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定一项明确的行动计划，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公正和平等的要求，并废除种族歧视制度，因为这是一个与人的尊严格格不入的政治和社会政权。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步骤，以便以实际行动表明它支持南非人民的合法斗争，因为道义上的支持被证明被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其种族歧视制度是无效的。

今年9月1日至6日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支持这次会议的决定，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承担国际责任并对南非实行全面的抵制和严厉的经济制裁，以便迫使该种族主义政权接受公正和平等的准则的时候已经到了。

南非违反大会决议特别是1974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执行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纳米比亚独立联合国计划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们重申，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真正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的合法斗争。

阿富汗人民自1979年在一个用武力强加的外国政权下失去自由以来，一直在外国占领的枷锁下痛苦地生活。阿富汗人民一直被迫生活在一个不能接受的制度下，他们用信仰和武器进行了抵抗。我们要求根据大会决议所体现的国际社会意志撤出全部外国军队。应当允许阿富汗人民选择一个符合其历史和古老遗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努力将取得成功，这样阿富汗人民将重新获得自由，并在不受霸权、分裂和威胁政权的干扰下自由表达其意志。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欢迎秘书长为缩小争端双方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从而为实现公正和永久的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关于朝鲜问题，我们同情南北朝鲜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我们对为实现这一目

标进行的所有建设性对话表示欢迎。

世界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这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因此，经济问题应当得到优先的国际考虑，从而使他们成为当代国际合作的主题。

确实很奇怪，尽管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而且普遍性越来越增强，国际经济合作却在衰退，然而世界经济的紧迫危机仍未唤醒国际社会去注意其极大的负担。换言之，经济事务的普遍性和相互依存性并没有伴随以迎接目前经济危机挑战的国际合作行动。事态在今天已经很明朗，世界经济关系已经从问题阶段过度到危急阶段。这一点象核恐吓与战略武器一样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一危机需要我们纠正当今国际关系的趋势，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一危机在过去三年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已开始大幅度下降，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初级原料、产品和石油价格下跌。这反过来使外债及还本付息量膨胀。货币、金融和兑换率方面的混乱增加。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开始采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设置严格的壁垒。这进一步破坏了第三世界的经济。

这些经济条件由于其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一点将继续成为问题，直到国际社会在当今经济结构中采取大幅度的改革来纠正经济关系上的偏差。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现在应该认识到，经济条件的继续恶化不仅会破坏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且先进国家也不会逃脱其不利的影响和消极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些事实将推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重新与发展中国家开始具体的经济谈判，避开传统的差别，集中于实质问题。

和平是人类的需要。各民族与各国从古代就一直想往和渴望和平，因此他们本来应该、特别是在遭受冲突与战争的地区享受稳定与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设立的联合国旨在使后代免除新的战争的灾难。

二十世纪已快结束，和平在其所有政治和社会意义上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已成为决定人类命运及其现在和将来存在的紧迫的世界需要。因此，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未来。我们要扫除悲观失望，使后代对为人类利益而采取的实际行动的作用满怀信心，这样，成熟的人类对话会给人带来幸福，使他免受未来恐惧与动荡和无法预测的威胁。

我荣幸地在这里宣布，坚信《联合国宪章》崇高宗旨的巴林愿与所有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并进行真诚和建设性的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实现《宪章》的崇高宗旨。

巴雷先生（索马里）：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热烈祝贺乔杜里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主席。我们的审议工作无疑将受益于他的学识、智慧和外交记忆。我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政府对我们两国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感到满意。

我还想表示我们对西班牙的德皮涅斯大使在第四十届会议上所表现的纯熟的指导能力的高度赞赏。他人所共知的外交经验和政治家风度对这一历史性的会议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必须表示对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不断努力的赞赏，他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我们时代紧迫的国际问题的办法。我们希望他恢复健康和力量，并表示我们继续对他的工作抱有信心。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所产生的一致意见是本组织尽管有其缺点，但仍然代表人类对和平与进步的强烈愿望。我认为，这一一致意见表现了两种行动路线。它要求改革为任何成立四十年的官僚机构所持有的缺点，还要求加强联合国在《宪章》确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中心作用。

由于旨在审议本组织行政和财政职能而建立的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的努力，第一条行动路线得以实施。我国政府欢迎小组的建议，认为是改革进程的宝贵起点，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应该得到仔细的考虑。谈到敏感的财政与预算问题，我相信这

些问题可以本着善意精神加以解决，并在解决中坚持执行《宪章》的有关原则，并考虑到秘书长的具体责任。

但很不幸，对本组织内部需求作出的积极反响并没有伴之以在设法解决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时加强其权威性。

使我们时代不得安宁的很多政治问题的根源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两个基本原则——即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和对个人人权的尊重。

事实的悲剧是，很多国家在它们的国家没有被直接卷入的时候愿意坚持《宪章》的原则，然而一旦发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又忽视了这些原则。这就需要重新理解这样的事实，即本组织的成员资格需要真诚拥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法准则、以及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对人的尊严的促进。

联合国一直在促进基于《宪章》原则的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在世界上众多的冲突地区创造和平的条件。很遗憾，这些解决办法仍然未引起注意，其结果使紧张局势与冲突继续造成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并使争取稳定与进步的努力遭到打击。

今天，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集中注视着南部非洲的危急形势。但是，20年前大会为阻止南非少数白人对大多数黑人实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计划呼吁对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现在，我们目睹着大多数受压迫者与少数种族主义分子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大多数被压迫的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恢复他们的基本人权。而少数人准备以最为残暴的形式运用其压制性的警察和武装部队以维持其特权地位。

毫无疑问，除非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它放弃种族隔离，释放如纳尔逊·曼德拉等被监禁的领导人并采取步骤建立一个真正公正和民主的社会，否则暴力和流血将继续增加。

我国政府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呼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实行石油禁运。这一呼吁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世界舆论的支持。我们衷心地欢迎有越

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一措施是防止南部非洲出现长期的和流血的种族冲突的唯一和平和有效的办法。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所采取的顽固态度，使对南非实行制裁的要求变得更为有必要。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最明确的确认，而同时其权威性受到最大损害的问题莫过于纳米比亚问题。最近结束的大会特别会议证实了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这次特别会议是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三次特别会议，他再次呼吁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鉴于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阻挠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采取的策略，鉴于其针对前线国家所采取的占领、恐怖主义侵略、颠覆和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特别会议没有其他选择。

针对南非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破坏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发出了许多最后通牒。我希望大会将呼吁安理会以有力和统一的声音实施这些最后通牒。

国际上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非洲之角的形势。这个地区长期的冲突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人类苦难、财产的巨大破坏和大量的难民外流都是不幸的。至关重要的是，要采取协调行动消除紧张和冲突的根源，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尊重这个地区人民的人权为基础创造一个能对基本问题进行有益谈判的气氛。

虽然指导中东问题得到一个公正和长期解决的原则得到广泛的承认，但中东仍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除非有关各方对找到一个全面解决办法表现出政治意愿，否则这个地区将得不到和平。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呼吁以色列从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特别是恢复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力。

我们认为，召开一次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将是为找到一个公正和长期的和平的重大步骤。要使这个会议有效，就必须要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充分和平等的参加。

必须承认，在中东时间并不站在和平的一边。我们应竭尽全力保证新的一代人不会继承仇恨和绝望。

国际社会仍然非常关切阿富汗的严峻形势以及有人试图压制那个国家英勇人民的自由斗争。我国政府强烈支持秘书长根据外国部队全部撤出阿富汗；尊重阿富汗主权和不结盟地位和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安全和体面地回到自己国家的原则为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所做的努力。

冲突地区越来越多显然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国际法的原则，例如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国家内政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得不到尊重。在这个方面我国政府非常遗憾地看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战争的升级。它给两国都带来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同时也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和全世界一起呼吁对为立即实现停火和促进对这一悲惨的冲突找到和平解决所作的调解作出真诚的反应。

我们还感到遗憾，柬埔寨人民仍然不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决定自己的前途。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各种区域性努力和国际努力，为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建立独立、中立和平。

世界不能再看着中美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紧张和冲突的地区。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倡议为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我们不应失去这一机会。

同样，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对长期的塞浦路斯问题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如果要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和做得不足并为塞浦路斯两族人实现一个和平和和谐的未来，那么就必须对宪法安排达成协议，使它给国家的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并使这些权利得到必要的保护和保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将达成谅解，尽早地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友好的解决办法。

执行《印度洋和平区宣言》也是我国政府所关心的另一个区域性问題。我们希望，印度洋沿海和内陆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海洋使用国将能够合作，为在1988年前召开拖延已久的印度洋会议作出努力。我们认为，召开这一会议仍然是实现《印度洋宣言》目标的必要步骤。

我们大陆上严重的经济局势仍然是非洲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危机最严重的方面得到解决。

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极为感激国际社会对由于自然和人为灾难使数百万人贫穷的苦难作出了慷慨的反应。由于联合国及其机构、政府和慈善组织、关心的集团和个人的合作和杰出的善意行为，拯救了无数生命，给数十万人的未来带来希望。

然而，现在必须开始完成加强我们的基础结构和经济，以抵制今后的自然加其他灾害的侵害。要求非洲各国决心清理过去在发展计划的错误，承担他们经济增长方面的主要责任。这还要求持续不断地发展援助，以为重建努力提供一个基本的努力。

非洲经济复苏优先项目方案清楚地表明，非洲各国决心为复苏和稳定增长采取必要步骤。我希望，大会在第十三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关于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行动方案》表明，在非洲复苏任务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种新的建设性精神的伙伴关系。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欠发达的限制因素外，受影响最大的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挑战。我们在索马里正在尽一切可能在国家和区域一级上与干旱和沙漠化作斗争。因此，我们促进建立了东非政府间干旱与发展管理局。

大规模的难民流动给索马里带来了灾难，这是毫无疑问的。国际援助保证了难民的生存，但他们在我国持续停留了几乎十年，再加上最近新的难民流入，已给我国过程分散的资源和超负荷的环境带来了无法忍受的负担。

本会议捐助国再次注意就紧急援助、中枢需要和寻求长期解决的援助非洲难民第二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

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一样，非洲复苏与发展计划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改革世界经济体制中的不平衡，并建立一个有助于发展的世界经济气候。

毫无疑问，外来的通货膨胀造成的债务负担是阻碍发展进程的许多约束中最具破坏性的。非洲统一组织呼吁召开关于非洲外债的国际会议，这突出了这个问题的灾难性。显然，除非能够找到解决债务问题的有创造性的办法，否则第十三届特别大会上的许多成果就会失效。

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曾经是联合国的一个具体目标。但这个目标似乎正在逐渐消失。放弃这一目标将危及发展中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存，消极地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并有害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缩小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而重新作出强有力的努力将符合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最高利益。

不管成员国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关切，它们都在超级大国核对抗全球灾难的威胁下生活。不幸的是，核僵局不仅涉及核国家的安全与地位，它还事关文明、人类甚至我们星球的生存。我国政府希望，两个超级大国将最终愿意在最高一级彼此对话，就核裁军、禁止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维护外空用于和平用途作出严肃的承诺。

最后，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坚信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持续有效性。和许多国家一样，我们对于出现一种诋毁这个世界组织的重要性，甚至破坏其权威和有效性的倾向感到关切。

然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已经得到多次证明的是，甚至联合国的批评者在其他办法失败时也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如果说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进展常常是缓慢的话，由于通常是缺乏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带来和平努力的政治意志。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内取得的突出成就，我们当然就会把联合国看作是进步与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人类幸福的有限可能与危险的区域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核灾难的威胁同时存在。在联合国恰如其份地处理我们时代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国政府将尽一切所能支持联合国。

达卢斯先生（佛得角）：阁下，我们极为满意地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一届大会主席。你作为一位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外交经验保证联合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将得到恰当的处理，以便我们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从而促进建立国际信任。

我们还要表示，我们赞赏第四十届大会所作的工作，特别是在纪念联合国周年纪念时所作的工作，并赞扬你的前任德皮内斯大使。他担任主席是对改进联合国的形象的一个重大贡献。

我们还特别要祝贺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祝贺他在履行自己责任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值得称赞的努力。通过他丰富的经验，他的献身精神和他对我们集体问题所持的开明观点，从分析和识别目前围绕国际机构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来看，他任期的5年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并且为减缓危机的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危机是我们目前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

佛得角高度赞赏秘书长在国际社会目前经历的困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和镇静沉着，高度赞赏在国际形势需要时秘书长所表现的那种坚定的勇气。

11年前佛得角共和国成为联合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佛得角的愿望是为建立一个和平、进步和社会正义的世界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从那时以来国际形势一直持续走下坡路。使人产生乐观和信心的理由很少被证明是很有理由的。世界各地的冲突和争端持续不断。主要大国之间的日益剧烈的争夺，尤其是在核领域方面的争夺，导致军备竞赛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均衡和不公平已经得到强调，但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失望情绪和贫穷还是一直有增无减，这特别是因为已不符合当今世界现实的国际经济体系一直继续存在。这些消极现象在我们联合国庆祝其诞生四十周年时就已严重地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也一再提出这些现象。

出席本届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在转达他们各自人民的愿望和所关心的问题时强调了围绕人类的各种危险，呼吁我们共同作出努力履行建立和平和合作促进发展的紧

迫任务，以及履行使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紧迫任务。我们以深切关注的心情注意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紧张局势和国际危机继续成为经久不变的特征，对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佛得角重申完全坚持《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章程，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实践所体现的、并且应该是国际关系基础的各种原则。此外我们重申在寻求能导致和平和发展的解决方法时佛得角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础。我们相信只有信任和相互尊重才能为对话和国际合作创造一个健全和持久的基础。

消极趋势是今天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在全世界所有的冲突、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局势中都能看到这种消极趋势，它们也反映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联合国是于四十一年前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诞生的，联合国致力于建立和平，促进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佛得角共和国在过去2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对联合国和专门机构在履行自己义务时，在追求载于它们各自组织文件的崇高目标时所面临的大困难巨大困难表示关注。

象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我们一直维护这种观点，联合国没有其他选择。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和目前国际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超越国界的全球解决方法，这种全球解决方法只能在联合国所提供的普遍构架中才能加以设想，在这种普遍构架中所有国家——不管大国还是小国，穷国还是富国——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应有的考虑。

国际舆论现在正注视着集体问题，任何转移国际舆论视线、使之从联合国制度化的多边构架中转移的企图可能无疑会满足某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认为有必要产生一种民族肯定精神，为把解决方法单方面强加给其他国家创造并遍平道路，这种企图同样也能导致——实际上已经导致——削弱国际机构作为理解影响大多数国家问题的合适构架所能发挥的作用。

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合作促进人权进一步发展的的问题由于它们的全球性质，

是影响地球上所有地方和人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找到解决这些问题方法的努力是多边、稳定和合式构架的一部分，在这个构架中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有适当的代表。

联合国作为寻求我们集体问题解决方法的优先——如果不是唯一的——论坛所面临的需要在目前的局势下变得特别尖锐，目前的局势是包括佛得角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暗淡的前景，尤其在社会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如果象许多人在这个讲坛上所声称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使世界免遭灾难，为人类的进步和人类尊严作出贡献，从而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气氛，那么我们所有人，主要是那些肩负重大国际责任的国家，就应该确实履行它们的承诺，履行联合国的任务，坚定地坚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但是不幸的是，尽管有在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会上所发表的建设性讲话，在消除危机、恢复对联合国系统的信任方面所作的工作仍然微不足道。

恰恰相反，由于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这种信任受到严重动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财政困难归根到底是反映了某些政治立场，持这些政治立场的人试图要否认联合国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就目前重大国际问题寻求对话所发挥的组织构架的作用。因此如果这个财政危机得到解决，那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围绕联合国的组织危机。同样这种组织危机在缺乏所有国家的政治意愿的情况下也是无法解决。我们共同的命运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民族的牺牲。

毫无疑问在精简联合国的工作以提高其行政和财政效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作。去年根据大会一致决定所建立的18人小组，当时就是因为有必要改善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活动才这样作的。我们希望专家小组的工作将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大会必须高度重视该小组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导致作出使联合国更为强大的决定，使联合国变得更稳定，能更好地追求其宗旨。

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是不能把和平的理想与幻想着备战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假借解放、正义或进步来掩饰霸权主义的趋势或要求。对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的尊重不应该屈从于国家利益，或在模糊的解释中完全丧失这种尊重。

但由于核武器储备和军备竞赛扩散到新的领域内，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对世界安全的威胁不断扩散，公然践踏了这种准则与原则。一方显示实力便导致另一方跟着这样做，违反了国家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气氛。在各种借口下，对联合国主权会员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侵略行径，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准则。

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表示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升级，其中包括危害无辜、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的国家恐怖主义。所有会员国都应极为关注恐怖主义的根源，因为使用这种办法时常是由于当今世界非正义、贫穷和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必须采取行动，通过考虑到有必要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措施和主动行动来消灭这一灾祸，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容忍对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表明缺乏对联合国的尊重和该机构的软弱。一个强者称霸的世界是违反实现人类理想文明世界概念的。

南部非洲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再次注意到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殖民暴政势力抵制该大陆那块地区要求变革的势力，本届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给整个大陆以及全世界带来难以预计后果的暴力的爆发的可能性在增长。

种族隔离再一次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了其罪恶的压迫制度的本质，这一制度在我们这个为和平、平等、社会公正与进步理想而斗争的世界上和在受益于人民与国家和平共处和建设性合作的大路上一贯遭到普遍的谴责。

由于有关利益错综复杂，该战略区域目前事态应该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充分重视，因为不遗余力地防止该地区发生血腥对峙是最为紧迫的了。

对邻国的侵略行径和对旨在颠覆合法建立的主权国家政府的武装匪徒傀儡部队的重要援助，以及一贯藐视管理国家关系国际法规范与原则，表明了目前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能走上政治现实主义的道路和接受把彻底废除种族隔离作为保护整个南非

社会真正利益的唯一途径的概念。

特别是那些旨在破坏社会经济活动而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军事侵略活动，不仅是为了破坏这些主权国家，而且是为了扼杀整个地区的经济。

我们愿在此表示我们对在安哥拉南部边界军事威胁不断增长的严重关切，这一点已被南非部队在该地区集结所证实，这种集结发生在对安盟武装匪徒提供大量尖端武器外部援助之后不久。

同样，我们还看到了对莫桑比克所加强的未经宣布而进行的战争，这一负担加之自然灾害使得兄弟的莫桑比克所面临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安哥拉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共和国进行抵制它们所遭受的侵略和颠覆企图斗争。

南非严重局势自然成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关注的中心。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会员国面临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难以预计后果的咄咄逼人的灾难，在履行我们的集体职责和考虑到最近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制裁世界会议的建议方面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南部非洲的破坏、痛苦、忧虑、死亡和贫困的扩散，保证获得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机会的实现。

谈判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执政者承认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其它战斗民主势力，以及在有关各方就南非未来开始进行严肃谈判。

如果本次大会的审议能够通过使南非当局走向谈判桌的决议的话，这次大会就会成为十分重要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在此方面，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以及最近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必须努力减缓某些国家由于执行或被迫承担提出的制裁措施而作出的调整和牺牲，特别是那些领土和人民是南非政权军事侵略和经济报复目标的国家。

在此方面，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不结盟国家最近提出建议，建立一项援助抵

制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基金，其主要目的在于表明声援前线国家和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

纳米比亚局势必须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因为在目前国际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纳米比亚问题已经退到不显要的地位，似乎该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解决南部非洲的冲突。我们希望，最近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大会不仅会给解决该问题带来新生，而且应该进一步表明，忠实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能够大大促进迅速全面解决该地区问题。

至于西萨哈拉问题，最近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有关各方之间举行的谈判，使我们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感到一定程度的乐观。我们相信，继续这种接触和谈判是使冲突最终得到解决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一贯尽可能地鼓励冲突有关各方根据国际机构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关决议通过对话和尊重人民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来达成谅解。

在乍得问题上，我们重申我们充分支持非统组织为实现民族和解而采取的行动和倡议，我们仍然希望，该国英勇的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将得到满足。因此，我们鼓励在非洲范围内一切旨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条件下，尊重该国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实现持久和平的倡议。

在中东问题上，该地区局势的继续恶化及其复杂性值得本组织特别注意，以找到充分的解决办法。加强对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是确保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要步骤。

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已经日益明显。本着这一希望我们必须表示赞同有迫切的必要根据《日内瓦宣言》和大会1983年12月13日的第38/58C号决议，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黎巴嫩的危机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使我们感到深切的遗憾。为了联合国的宗旨而履行维持和平崇高职责的士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向这些士

兵表示真诚的哀悼。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他们对和平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头。

在海湾地区，伊朗和伊拉克兄弟人民之间的战争继续造成无法描述的痛苦。我们再次真诚地呼吁交战各方停止这一自相残杀的冲突，这一冲突已经给生命和物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美洲存在着恶劣的局势，这一局势继续恶化，成为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尼加拉瓜问题。根据各国间睦邻原则，尼加拉瓜应当有权根据自己人民的利益，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颠覆和恐吓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

佛得角共和国支持并鼓励孔塔多拉集团和后援集团为使中美洲实现和平与稳定所采取的行动。在东南亚，应当作出努力，以便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维护尊重该地区各国、包括柬埔寨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就朝鲜局势而言，我们坚信，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对话与合作是和平统一朝鲜人民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应当鼓励和执行联合国秘书长为解决阿富汗冲突所提出的建议，以便在尊重阿富汗人民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的情况下促进这一冲突的政治解决。

东帝汶人民是非法占领东帝汶领土的外国军队所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径的受害者，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抵抗斗争，其崇高目标就是要恢复自己不可剥夺与合法的自决与独立权利。有人企图使毛巴拉人民保持沉默。毛巴拉人民的愿望应当得到联合国更多的注意，以便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维保联合国的信誉。

最基本的公正准则使我们有责任继续动员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以便能够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毛巴拉人民自由地履行自己的基本权力。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呼吁管理着该领土的葡萄牙、呼吁联合国秘书长作出不懈努力。

在目前局势下，实现裁军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建议有助于缓和主要是大国间的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可以利用迄今为止被用于战争工业的巨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为欠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发展铺平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而言，和平与裁军并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尽管大会通过了决议，特别是1971年12月16日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第2832号决议，外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已被证实。同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步骤，以便使印度洋非军事化及非核化，将这一地区变为和平与合作区。

就我们而言，在核武器的地理扩散出现了明显的倾向之际，在印度洋取得的经验雄辩地证明有必要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局势。

在此，我们想特别谈一下南大西洋地区，这一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特点，处于该地区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各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也拥有必须加以保障的利益。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作出一致努力，以使这一地区成为摆脱国际冲突的和平与合作区，以此对促进世界和平作出宝贵的贡献。

如果说一方面，这一局势可以归咎于消极的内部因素，但在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看，这应当归因于目前国际经济局势所造成并进一步恶化的不公正和不平衡现象。除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之外，资金流动方面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转移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根据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1985年，这一资金转移达到310亿美元，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包括政府提供的发展援助，就其绝对和实际价值而言，仍在继续减少。

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已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困难。多年来，条款有利的资本流动已经减少，在执行第三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

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是对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补充。因此，进行更多的发展合作，在这一进程中建立新的和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符合共同利益的。南南合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集体自立。

非洲包括了最多的最不发达国家，这一大陆受到目前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普遍的旱灾和沙漠扩大所造成的灾难影响又使这一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克服这些巨大的困难，受到影响的非洲已动员自己的力量和资源，这一努力是否成功基本上取决于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的合作的规模和是否迅速。

佛得角属于地球最干旱、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即撒哈拉，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佛得角一直在为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依然在继续进行十一年前独立时开始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标是要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旱灾与沙漠化的影响作斗争，为国家和睦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创造基础。经验已经证明，尽管在一方面，进行发展的斗争要求有关的人民和国家作出努力，但在另一方面，这一斗争也包括国际声援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得角政府十分感谢我们的发展伙伴继续提供的援助。我们已经能够极大地利用这一援助，对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做出巨大的贡献。

人类面临的问题即多且杂。连续不断的危机和自然灾害重复出现。冲突年复一年地存在和扩散。在本讲台发言的各国政治家和领导人都得出了这一结论。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和更好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人们已提出了新的思想和建议，但我们却一直未看到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为了解决发展、和平、社会公正、进步和人类尊严的问题，想法和建议是不够的。政治意愿、对未来的远见卓识，各国人民间的声援精神，对国际发展合作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是必要的。

我们希望，当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将会作出勇敢的决定，以便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相信，理智与人的相互声援将取得胜利。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今天下午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请会员国注意，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时限第一次为10分钟，第二次为5分钟，代表应该在他们的座位上发言。

吴光艳先生（越南）：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报名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本想对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作答复。然而我国部长越南代表团团长刚刚指示我不需要作答复了。

越南代表团团长将在1986年10月6日大会的发言中解释他的立场。因此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再说的了。

格雷汗先生（印度）：197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签署的西姆拉协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得两国通过双边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理解巴基斯坦外长谈到的所谓查莫和克什米尔问题。

我国的立场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无须作进一步澄清。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就今天下午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这个发言中有几点和几点因素是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的。

首先，忠于历史传统和品德的阿富汗人民一直进行着英勇的民族抵抗，反对任何企图侵略和压迫我国人民的罪恶力量。

他的发言中还谈到了我国人民经过考验的不屈不挠勇敢精神，坚定决心和对逆境的蔑视态度，这些都是准确的。但是他发言中所谈到的许多其他事情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的，我们这个地区是发生了影响阿富汗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行为。但是这些因其本质决定的公然违背行为不是由于有限的苏联派遣部队在阿富汗存在而引起的。事实上这些违背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我国人民、我国、我国革命和我国

政府不断遭到武装干涉引起的，这些武装干涉是从我们边境以外的领土上并由那些在这里大讲我国有军队存在的那些力量发起的。

据称，几乎有一百万阿富汗人丧生。准确的说，我国人民中某些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反对来自某些方面的罪恶企图，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死决不是因为我国存在有限的派遣军队。

我刚才提到的关于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发动的反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事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许多人民丧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价值四百多亿阿富汗尼的巨大损失。这几乎等于革命前阿富汗二十年的所有发展投资的四分之三。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告诉国际社会的不幸的事实。

据称，还有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五百万人口被迫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这完全是假的。由包括某些联合国组织的公正机构进行的调查表明，难民的数字被不成比例地大大夸大了，是由那些从中获益的人夸大的。在我国边境以外居住的阿富汗人有登记两次或三次的情况；还有当地人民被登记为难民的情况，这样他们可以获得给难民提供的援助。这些数字中还有弄虚作假的情况，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援助，这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难民的利益，而是要为巴基斯坦政府的利益获得这些援助。

还有其他因素引起难民数字的夸大。其中最显著的是他们把那些根据气候移动的游牧民族的人数也包括进去了，这些人冬天从阿富汗移到巴基斯坦，夏天又回到阿富汗。澄清这些事实可能会帮助人们了解究竟有多少阿富汗人到外国去。

据称，巴基斯坦正在根据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义务，提供伊斯兰人道主义援助。而向驻在巴基斯坦的人提供的援助的性质显然远远不具有伊斯兰或人道主义性质。因此，这种说法也是谎言。

阿富汗周围的问题和局势影响着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地区，这个问题和局势的根源在于某些势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干预。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个训练营地，这些反革命分子得到大量的武器和军备，他们得到训练和政治、经济、外交和其他

方面的一切援助，这些就是目前不幸局势的主要根源。

据称，巴基斯坦真诚和富有建设性的致力于政治解决。由于我们在谈判进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阶段对这种说法作出挑战。我们希望在近距离谈判的过程中以事实和行动来证明这种说法。

大会一直忙于审议所谓阿富汗问题这一事实使我们怀疑真诚的程度。大会无效的辩论从来都无助于进行认真谈判。那些自称作出认真和诚恳努力进行谈判的人，应该立即停止滥用大会，停止为反对他们的谈判伙伴所进行的宣传运动。

这些就是我所希望谈的几点。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也可以谈。

下午6点30分散会。